

昌黎文集

昌黎文集

新刊五百家註音辨易象先生文集序傳碑記

趙德文錄序

李漢文集序

劉昫舊傳

宋祁新傳

李翱行狀

皇甫湜墓誌

皇甫湜神道碑

李翱祭文

皇甫湜祭文

劉禹錫祭文

張籍祭詩

皮日休請配饗書

陸長愈請從祀狀

元豐詔書

石介辯謗文

祖無擇袁州廟記

蘇軾潮州廟記

文錄序

天水趙德

集注德朝州人元和十四年公為州刺史德攝海陽縣尉公請

為衙推專勾當州學以督生徒德因從公學

文公去後編集所得公文凡七十五首號曰

文錄有通解崔真部書明水賦

河南同官記李漢本皆不取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軻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由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燿鏘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絕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貝覽飢食渴飲沛然

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
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為卷私曰
文錄寶以師氏為請益依歸之所云

文集序

門人朝議郎行尚書屯田員外郎史館

修撰上柱國賜緋魚袋李漢編

集注漢字

南紀元和七年登進士第文宗即位召為屯田員外郎史館修撰少師公為文長於學古剛訐亦類公預修憲宗實錄尤為李德裕所憎公以女妻之其編集公文雖曰無所隱失然如子厚云退之寓書曰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又夢得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云云又云子厚之喪退之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以司馬

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又退之自云愈與李
賀書勸賀舉進士今其說其書皆不傳

文者貫道之器也不深於斯道有至焉者不也
易繇文象春秋書事詩詠謌書禮別其偽皆深
矣乎秦漢已前其氣渾然迨乎司馬遷相如董
生揚雄劉向之徒尤所謂傑然者也至後漢曹
魏氣象萎柔司馬氏已來規範蕩悉謂易已下
爲古文剽掠潛竊爲工耳文與道藁塞固然莫
知也先生生於大曆戊申一無於字幼孤隨兄播遷
韶嶺兄卒鞠於嫂氏辛勤來歸自知讀書爲文
日記數千百言比壯經書通念曉析酷排釋氏

諸史百子搜抉無隱汗瀾卓蹕汗音寒蹕勅角切齋法

澄深一篇於倫切玄一作佗音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

鏘然而韶鈞鳴一作發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

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洞視萬古愍惻

當世遂大拯頽風教人自為時人始而驚中而

笑且排先生益堅終而翕然隨以定嗚呼先生

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

者矣常一作賞長慶四年冬先生歿門人一有隴西字李

漢辱知最厚且親遂收拾遺文無所墜失得賦

四古詩二百一十聯句十一洪曰今孟郊集律詩中別有三百

一百六十雜著六十五書啓序九十六哀詞祭

文三十九碑誌七十六筆硯鱷魚文三表狀五

十二摠七百二十六一有并合為四十一卷洪曰

云有集四十卷目為昌黎先生集傳於代又有注

小集一十卷論語十卷傳學者順宗實錄五卷列於史書不

在集中先生韓愈字退之官至吏部侍郎餘在

國史本傳

舊史本傳

劉 昫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無名位愈生三歲

而孤養於從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學儒不

俟獎勵大曆正元之間文士多尚古學效楊雄
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
推重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洎
舉進士投文於公卿間故相鄭餘慶頗爲之延
譽由是知名於時尋登進士第宰相董晉出鎮
大梁辟爲巡官府除徐州張建封又請爲其賓
佐愈發言真率無畏避操行堅正拙於世務調
授四門博士轉監察御史德宗晚年政出多門
宰相不專機務宮市之弊諫官論之不聽愈嘗
上章數千言極論之不聽怒貶爲連州陽山令

量移江陵府掾曹元和初召爲國子博士遷都
官負外郎時華州刺史閻濟美以公事停華陰
令柳澗縣務俾攝掾曹居數月濟美罷郡出居
公館澗遂諷百姓遮道索前年軍須役直後刺
史趙昌按得澗罪以聞貶房州司馬愈因使過
華知其事以爲刺史相黨上䟽理澗留中不下
詔監察御史李宗奭按驗得澗贓狀再貶澗封
谿尉以愈妄論復爲國子博士愈自以才高累
被擯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曰 云云 執政覽其文
而憐之以其有史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踰

歲轉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俄有不悅
愈者撫其舊事言愈前左降爲江陵掾曹荆南
節度使裴均館之頗厚均子鏐凡鄙近者鏐還
省父愈爲序餞鏐仍呼其字此論喧於朝列坐
是改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八月宰相裴度
爲淮西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愈爲
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淮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
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愈撰平淮西碑其辭多
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
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

磨愈文憲宗命翰林學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
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釋迦文佛
指骨一節其書本傳法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
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
十持香花赴臨臯驛迎佛骨自光順門入大內
留禁中三日乃送諸寺王公士庶奔走捨施唯
恐在後百姓有廢業破產燒頂灼臂而求供養
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諫曰云云疏奏憲宗怒甚
間一日出疏示宰臣將加極法裴度崔羣奏曰
韓愈上忤尊聽誠宜得罪然而非內懷忠懇不

避黜責豈能至此伏乞稍賜寬容以來諫者上
曰愈言我奉佛太過我猶爲容之至謂東漢奉
佛之後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爲人
臣敢爾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驚惋乃至國
戚諸貴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貶爲潮州
刺史愈至潮陽上表曰云云憲宗謂宰臣曰昨
得韓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諫佛骨事大是愛
我我豈不知然愈爲人臣不當言人主事佛乃
年促也我以是惡其容易上欲復用愈故先語
及觀宰臣之奏對而皇甫鏗惡愈猶直恐其復

用率先對曰愈終太狂踈且可量移一郡乃授
袁州刺史初愈至潮陽既視事詢吏民疾苦皆
曰郡西湫水有鱷魚妒而長數丈食民畜產將
盡以是民貧居數日愈往視之令判官秦濟炮
一豚一羊投之湫水祝之曰云云呪之夕有暴
風雷起於湫水中數日湫水盡涸徙於舊湫西
六十里自是潮人無鱷魚患袁州之俗男女隸
於人者踰約則没入出錢之家愈至設法贖其
所没男女歸其父母仍削其俗不許隸人十五
年徵爲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會鎮州殺田洪

正立王廷湊令愈往鎮州宣諭愈既至集軍民
諭以逆順詞情切至廷湊畏重之改吏部侍郎
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以不臺叅爲御史中丞
李紳所劾愈不伏言准勅仍不臺叅紳愈性皆
褊僻移刺往來紛然不止乃出紳爲浙西觀察
使愈罷尹爲兵部侍郎及紳面辭赴鎮泣涕陳
叙穆宗憐之乃追制以紳爲兵部侍郎愈復爲
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十二月卒時年五十七贈
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洪通與人交榮悴不易
少時與洛陽人孟郊東都人張籍友善二人名

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稱薦於公御間而籍終成
科第榮於祿仕後雖通貴每退公之隙則相與
談燕論文賦詩如平昔焉而觀諸權門豪士如
僕隸焉瞪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
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興起各
教洪獎仁義爲事凡嫁內外及朋友孤女僅十
人常以爲自魏晉已還爲文者多拘偶對而經
誥之指歸遷雄之氣格不復振起矣故愈所爲
文務及近體杼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語後學之
士取爲師法當時作者甚衆無以過之故世稱

韓文焉然時有恃才肆意亦有整孔孟之旨若
南人妄以柳宗元爲羅池神而愈譔碑以實之
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而愈爲賀作諱辯令
舉進士又爲毛穎傳譏戲不近人情此文章之
甚紕謬者時謂愈有史筆及撰順宗實錄繁簡
不當叙事拙於取捨頗爲當代所非穆宗文宗
嘗詔史臣添改時愈婿李漢蔣係在顯位諸公
難之而韋處厚竟別撰順宗實錄三卷有文集
四十卷李漢爲之序子昶亦登進士第

新史本傳

宋 邾